

开

明

第二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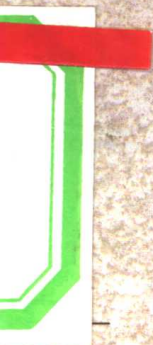
往

冰
心
著

事



开明出版社



文

库

冰
心
著

往 事

开明文库 第二辑

(京)新登字104号

开明文库(第二辑)

往事

冰 心 著

•

开 明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车道沟八号)

北 京 东 光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 字数55千字 插页2

1994年8月北京第1版 199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077-702-2/I·65 定价: 2.70 元

以诗代序

我是一个盲者。

看不见生命的道途。

只听凭着竿头的孩子

走着跳着的引领，

一步步的踏入通衢。

心头有说不出的虚空与寂静，

心头有说不出的迷惘与胡涂，

小孩子，你缓一缓脚步，

让我歇在这凉荫的墙隅。

听人声喧哗着四面，

对我在不住的传呼，

我起身整一整衣袂，

擦了擦脸上的汗污。

小孩子你别走远了，
你与我仍旧搀扶！
摸索着拾起琵琶
调着弦子，
我整顿起无限的欢愉。

第一部曲是神仙故事，
故事里有神女与仙姑，
围绕着她们天花绚烂，
我弦索上进落着明珠。

我听得见人声哗赞，
哗赞这热闹的须臾，
我只是微微的笑着，
笑着受了无谓的称谀。

第二部曲我又在弹奏，
我唱着人世的欢娱：
鸳鸯对对的浮泳，
凤凰将引着九雏。

人世间只有同情和爱恋，
人世间只有互助与匡扶，
深山里兔儿相伴着狮子，

海底下长鲸回护着珊瑚。

我听得见大家嘘气，
又似乎在搔首捋须，
我听得见人家在笑，
笑我这般的幼稚，痴愚……

失望里猛一声的弦音低降，
弦梢上漏出了人生的虚无，
我越弹越觉得琴弦紧涩，
越唱越觉得声断喉枯！

这一来倒合了人家心事，
我听见欣赏的嗟呼。
只无人怜惜这干渴的歌者，
无人怜惜她衣汗的沾濡！

人世间是同情带着虚伪，
人世间是爱恋带着装诬……
我唱到伤感凄凉时节，
我听见人声悄悄的奔趋。

第三部曲还未开始，
我已是孤坐在中衢，

四围听不见一毫声息，
只有秋风，落叶与啼鸟！

抱着琵琶我挣扎着站起，
疼酸刺透了肌肤，
竿头的孩子那里去了，
我摸索着含泪哀呼。

小孩子你天真已被众生伤损，
大人的罪过摧毁了你无辜，
觉悟后的徬徨使你不敢引导，
你茫然的走了，把我撒在中途！

我拼着踉跄的曳着竿儿走去，
我仍要穿过大邑与道都！
第三部曲我仍要高唱，
要歌音填满了人生的虚无！

一九二九年六月三夜，北平

目 录

以诗代序.....	1
悟.....	1
六一姊.....	20
别 后.....	27
往 事(其二)	43
剧 后.....	75
梦.....	80
到青龙桥去.....	83

悟

这封信，他翻来复去的足足的看了三十遍。他左手支颐，身子斜靠着椅背；灯光之下，一行行的瘦棱棱的字，似乎都从纸上森立了起来。他咬着唇儿沉默有二十分钟，猛然的将这封信照原痕叠起，望桌上一掷，手按着前额，疲缓的站了起来——这时才听得窗外下了一天的秋雨，竟未曾停住。

他撩开窗帘一看，树丛下透出零乱的灯光，光影中衬映出雨丝风片。凝立了片晌，回头又颓然的坐下，不期然的又从桌上拿起那封信来，慢慢的展开，聚精凝神的又读了一遍。

星如兄

屡屡听得朋辈谈到你，大会中的三天，不期遇到你；得接清谈，自谓有幸！

新月在天，浪花飞溅之夜，岩上同坐，蒙你恳切的纠正了我的人生哲学。三日的交，推诚若此，我心中未尝不受极大

的感动，然而我的意想，你又岂能了解知道？你是一个生活美满完全的人，一切世界上成问题的事，在你都不成问题，似你这么一天之骄子，人之骄子，安能不觉得人世如天国！我呢，不到五岁，就亡过了我不幸的母亲；到了十三岁，我的父亲又弃我而逝。从那一年的起，我半工半读，受了十年的苦，流离颠沛，在荆棘的世界上度过。如今我是完全孤立的，世上没有一个亲我爱我之人，我的人生哲学，绝不是出于一时之怨愤；二十三年的苦日子，我深深的了解人生！世界是盲触的，人类都石块般的在其中颠簸，往深里说，竟是个剑林刀雨的世界，不知有多少青年，被这纷落的刀剑，刺透了心胸，血肉模糊的死亡呻吟在地上。你不过是一个铤铎余生，是刀剑丛中一个幸免者，怎能以你概括其余的呢？

说到“自然”的慰藉，这完全由于个人的心境，自我看来，世界只是盲触的，大地盲触而生山川，太空盲触而生日月星辰，大气盲触在天为雨雪云霞，在地为林木花草。一切生存的事物，都有他最不幸最痛苦的历史，都经过数千万年的淘汰奋斗，“天地不仁，万物刍狗”，若真以此为慰藉，不知更有若干的感愤了，无数盲触之中，有哪一件是可证明“爱”之一字呢？

不提起人类便罢，提起人类，不知我要迸出若干血泪！制度已定，阶级已深，自私和自利，已牢牢的在大地上立下根基。这些高等动物，不惜以各种卑污的手段，或个人，或团体，或国家，向着这目的鼓励奔走。种种虚伪，种种残忍，“当面输心背面笑，翻手作云覆手雨”，什么互助，什么同情，这一切我都参透了！——天性之爱，我已几乎忘了，我不忍回想这一步——如今我不信一切，否认一切，我所信的只是我自己！

如此，我坚确的信人生只有痛苦，只有眼泪，因此在无聊赖无目的底求学之中，我也专攻数理，从百，千，万，亿，呆板枯燥的数目中讨生活，我的人生哲学……打开天窗说亮话，不求利益人群，不求造福社会，我只求混一碗饭吃，救自己于饥渴死亡。彻底说，我直是没有人生哲学，我厌恨哲学文艺等

等高超玄怪的名词：我信世界上除了一加一 是二，二加二是四，是永无差错的天经地义之外；种种文艺哲理，都是泡影空花，自欺欺人的东西！世界上的事物，不用别的话来解释，科学家枯冷的定义，已说尽了一切。

话虽如此，我对你却仍不能不感谢，尤愿你能以你的心灵之火，来燃起我的死灰，——此外有一句枝节的话，前日偶同几位朋友提起我们的谈话；一个朋友笑说，“奇怪呢，他只管鼓吹爱的哲学，自己却是一个冷心冷面的人，”又有一个朋友说：“他这个人很不容易测度，乍看是活泼坦易，究竟是冷冷落落的”，谈了一会，对于你的了解竟是言人人殊，前几天访你不遇，顺便去探问孝起；在他桌上无意中看见了你的一篇长诗《宁可我爱天下人》，似抒情，似叙事，绝好的题目，而诗中充满了“不可天下人爱我”的意思，词句清丽而词意凝冷，反复吟诵之下，我更不了解你了！原不应这般相问的，不过我仍是从活泼坦易这一方面认得你，或肯以赤子之心相告，祝你快乐！

你的朋友锺梧。

他神经完全的错乱了，片晌——勇决的站起，将信折放在袋里，从复室里取了雨衣和毡子，一径的走了出去。

穿过甬道，一个室门开着，灯光之下，案头书纸凌乱，孝起只穿着衬衣，正忙着写字。听见脚声，抬头看见他，停了笔转身问道：“外面很大的雨，你要到哪里去？”他站住了，右手扶在门框上，头靠着右臂，无力的说，“我么，头痛得很，想出去换一换空气。”孝起道，“何至于冒雨而走，多开一会窗户就好了，再不然在廊上小立也好。”他慢慢的穿起雨衣，悄然微笑低头便走。孝起望着他的背影，摇首笑叹道：“劝你不听，早晚病了才罢，总是这样幽灵般的行

径!”

开了堂门，已觉得雨点扑面，泥泞中他茫然的随着脚踪儿只管走了下去。只觉得经过了几处楼台灯火，又踏着湿软的堆积的落叶……猛抬头，一灯在雨丝中凄颤，水声潺潺，竟已到了湖畔。他如梦方醒，“这道不近呵！真是念兹在兹，”原来他又到了一天临照几次的湖上来了！

一时惊悟，又低着头，两手放在衣袋里，凭着远处灯火的微光，曲曲折折的只顾沿着湖岸走，只觉得地下一阵阵的湿冷上来，耳中只听得水声雨声。——忽然觉得从沉黑中，绕进了砌花的短墙，白石的层阶，很清晰的呈现在脚下。一步一步疲缓的走了上去，已进入红瓦红栏的方亭子里。他一声微叹，摘下雨帽，往石桌上一掷，走向亭前，两手紧扶着栏杆，纵目望处，亭下绿绒似的层列的松树，小峰般峭立在濛濛的白雾里。湖是完全看不见了，只对岸一心爱的灯光，在雨中闪烁，……

他猛忆起刚才的信来，又颓然退坐在石椅上，两手扶着头。那瘦棱的字，又浮现在他的眼前，在幻影中他重读了一遍，他神魂失了依据——他伏在石几上沉沉如睡的过了有几十分钟。

渐觉得雨声住了，慢慢的睁开眼，忽见一片光明，湖山起舞！惊诧的站了起来，走出亭外，果然的，不知何时云收雨霁，满湖都是月！

他凝住了，湖上走过千百回，这般光明的世界，确还是第一次！叠锦般的湖波，漾着溶溶的月。雨过的天空，

清寒得碧琉璃一般。湖旁一丛丛带雨的密叶，闪烁向月，璀璨得如同火树银花。地下湿影参差，湖石都清澈的露出水面。……

这时他一切的烦恼都忘了，脱下雨衣，带着毡子，从松影掩映中，翻身走下亭子，直到了水畔。他坚凝的立着，看着醉人的湖水，在月下片柔然无声。从觉得一身浸在大自然里，天上地下人间，只此一人，只此一刻。忽然新意奔注入他的心里，他微笑着慢慢的脱下外面的衣服，登立在短墙上，张手向着明月，微微的一声欢呼，他举臂过顶，燕子般自墙上纵身一跃，掠入水里。

柔波中浮沉了数回，便又一跃到水面来；他两臂轻轻的向后划着，在水中徐徐翻转，向着湖心前进。口里悠缓的吹着短歌……湖月临照着，湖树环绕着，山半的亭子，水边的断桥，都悄然的停在凉景之中。湖旁几点灯光仍旧遥遥远射，万籁静寂，只有在他周围的湖波，一片慧光流转。

他又慢慢的划转来，仰望天上凉云渐生。他脚蹴着了湖岸，便在石上站了起来，走到墙边，将毡子往身上一裹，卧在沙上，凝注天空，默然深思。

雨点渐渐又从云中洒来，明月渐渐隐去。……

孝起早晨到餐室里，不曾看见他下楼用饭。桌上却有一封他的信，是从国内来的，随手捡起。饭后一径上楼来，敲了门进去，只见他盖着毡子半倚的坐在床上，湿乱的短

发，垂在额上，双颊飞红，而目光却清澈如水，如有所悟。

孝起道：“怎么一回事？昨夜直到了十一点半钟，还不见你回来，要去找你，又不知你到底在哪里，我只得先睡下了，这般炯炯的双眸，又这般狼狈，难道你竟在一刻不停的雨中走了一夜？”他微笑道，“昨夜十二时至二时之间，明月满天，有谁知道？”孝起惊道：“如此你竟是二时以后才回来的了！我早就说了，你早晚病了才罢！”他欠身坐好了，说：“我并不觉得怎样，只是微微的发热，头昏口渴，不想起来。”孝起道，“依我说竟是到医院里去罢，到底有个完全的照应休息。”他想了一想说，“这个到不必，饭后也许好些，何必为些些小病，又逃几天学！”孝起道，“也好，你少歇着罢，我吩咐楼下送饭来，我也就来伴你，你也太娇贵了，一点凉都受不住。”说着已走到门边，看见壁上挂着的绿漆的雨衣上的水。还时时下滴，地下已汪着一大片，不禁回头向他笑吟着，“惨绿衣裳年几许，怎禁风日怎禁雨！”两句，他嗤的笑了，又萧然倚枕，仰天不语。

孝起忽然又退了回来，从衣袋中掏出一封信递给他，说，“几乎忘了，这里有一封国内的信——好娟秀的字！”他接了过来，喜动颜色，先在封面上反复的看了日月，一面笑道，“我算着也该有信了？娟秀么？这字的确比我的好，是我妹妹的笔迹。”孝起没有话说便走了出去，他探身道了一声谢。

珍重又急忙的拆开了，研光笺上浓墨写的又大又扁的字，映到眼里，立时使他起了无限的喜悦。他急急的读，

慢慢的想，将这两张纸看完了。

星哥：

最爱读你日记式的长信！我奇怪你那有工夫写这许多，但这却大大的慰安了双亲和我。

前两天叔叔来了一封信说，自你去国后，他只得你一张明信片，他极愿得你的消息，我便将你的来信和诗文，都寄去给他看，他回信说：“星侄信叙事极详，使我喜慰，惟诗文太无男子气，去国刚三月，奈何声哀以思若此？”

哥呵！我不许你再写些恋别的文字了！你也太柔情了，自己偏要往凄清中着想，自作自受，我不替你可怜。但母亲看到时，往往伤心，真是何苦来！母亲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不许你随便使她受感触！

你到底自己怎样？生活当然适意，美的环境，可曾影响了你的思想？——家中自你行后，一切都没有更变，只是少了你一个人，多了一件事，就是天天希望得你的长信。双亲和我，一天念你念到好几遍。我自然觉得寂寞，又少个人谈笑，学业上也少得些教益，只盼这两年光阴，如飞的过去，你早早归来，那时真是合家欢庆。

你应许我的琴儿怎样了？可记着在我的生日以前寄给我！深深的祝你身心安泰。

妹。重阳节

他看了又看，心中思量着“自作自受，我不替你可怜，但母亲看到，往往伤心，真是何苦来！”一句话，不觉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倚枕支颐呆坐了一会。侍者送进饭来，他无心的看他来了，又走了。他又无心的端起水杯来正饮着，孝起也来了，一面问“怎么样？好一点么？”一面便自己坐

下，他沉思着答道，“不觉得好，头更沉沉的了，送我到医院去罢。”孝起道，“这个最好，但你为何又改了意思了？”他用叉子轻轻的敲着盘子，微笑道：“为病的缘故倒不至于。但我要解决一个大问题，打出一个思想的难关，躯壳交给人家照应去，让出全副脑子来思索。”孝起笑着起身道：“你又来了，总是思想过度！也罢，你自己收拾，我打电话叫车子送你去。”

看护看了从他口中取出的寒暑表，放下了窗帘，嘱咐他静静的宁一宁神，便微笑着带上门出去。这时室中沉荫，他觉得脑热如焚，反身取了床边几上的水瓶，满满的饮了一瓶水，才又卧下。闭上眼，耳中只听得千树风生，渐渐的昨夜的月下的湖光，又涌现眼前；他灵魂渐渐宁贴，昏昏沉沉的睡了一大觉。

醒来正是半夜，漆黑里似乎一身在旷野之中，又似在高峰之上，四无依傍，周围充满了阴黑与虚凉。窗外叶上的雨声，依然不止，头已不痛了，只是倦极。他不能思索，只听许多往事，流水般从他脑中过去。迷惘惆怅之中，到了天明，忽然雨止。

赤足起来卷上帘子，卧看朝阳从树梢上来，一片一片的彩霞，鲛绡一般的舒卷。横在窗前的湖水，倦而不流，也似浓睡初醒，惺忪的眼波中，含漾着余梦……

正忤然的看着，医生已推门进来，看护抱着一大束花，和一本书，随在后面。大家向他微笑，医生近前来摸了摸他的前额，问他作了什么辛苦的事，他忸怩的将雨夜游湖

的事告诉了。医生看着他笑了一笑，又在空中环视了一周，便点头出去。

这时看护已将花插在瓶里，捧来供在他的床前，接过那张片子来，是孝起写的：

这束花带去了几个东西半球朋友的爱！大家都悬挂着你，愿你在院不久。附上《饮水词》一卷，供你消遣，我已告诉医生了，你全愈时给我们一信，大家到院接你！

他重新卧下，拿起书来，且不看着，只对着这无数浓红的花瓣出神。

花香中，他看着淡绿色的墙壁，白漆的床几，一室很简单洁净，太阳慢慢的移过窗棂。他微微觉暖，放下书，掀开一层毡子，坐了起来，用铅笔在一张明信片上写几个字：

妹鉴：

昨得重阳节来书，极慰！数日内当大忙，或未能作长信，身心均安好，勿挂。

哥草。

按了铃交给了看护，从此无言偃卧，至于夜间。

夜中热度又高，看护听见他呜咽呓语。进去一看，只见他头睡在枕前，梦中泪流满面；唤醒了问时，他只强笑不语，那茫然的眼光，烧红的双脸，都看出他昏热非常。看护默然的退了出去，同医生进来，装了冰袋，放在他额前，他脑冷心热，昏然的失了知觉。

三天的模糊昏热之中，他却一灵不昧。他知道境由心